

鶴

林

集

一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膳錄監生臣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三十一

宋 吳泳 撰

書

答吳毅夫書

某自祖王之車于紅船翠蓼邊曾一再書矣都為人作活計不能輸此衷曲耿耿懷思但隨落月照鍾山也世謂以儒名科者不應煩之生計噫誤矣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寡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是善理財者莫如曾子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是善豐財者莫如孟子蓋自吾孔氏以來未有不以此發身者而況狀元及第必歷三司使國朝自有典彝在也大卿孤騫翰墨之林拔脚風塵之外心事犖犖直與文墨偏長以議論為功業者迥不相同此某所以始而疑終而信終而敬且服也微之去國言事者絕少館中惟黃成父頗相好它時風力擔當不在諸賢之下本仲亦早晚赴闕矣屋矮暑蒸如甌曷日良晤煮茗談

碁歌文公之詞使人和之

又

某比答槩誨忽遽甚矣就使不忽遽亦不能盡所懷也  
鳳山之下林深樹密花落鳥啼溪洞活泉瀾瀾從松間  
流時有一二道士能鼓虞舜南風之絃彈伯牙高山流  
水之操其幽幽可以適體其黝黝可以觀妙若有買田  
築屋之資便可從老農圃種田藝瓜作終焉之計而茲  
事卒未能也毅夫竟肯來說半日話否每得小兒書聞

以某去為身憂固荷朋友之誼但恐行止有命弗能強  
人之從袁尊固訪山間說陳計議者就湖州賣已新屋  
置丁氏之屋豈方伯耶若爾則就往僦居何如或得富  
彥國司馬君實諸公垂念堯夫直以園契宅契戶莊契  
相示則尤為之望也付之一笑道夫過金陵省季永之  
病於鳳臺勞問極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肯哉詩人之  
言兒子亦不欲令久留都城或欲拜見白謂之進

又

某頃承回槩極感相於之意山間久居動輒成趣林水  
靜深絕無暑氣與琴宜松月高朗清風徐來與鶴宜雲  
亭雨觀戶悄人踈與棊宜河柳不種自生水花不植自  
富與詩宜却緣兒輩時有書來未免薄惱懷抱鄒樞胡  
為勇去直翁胡為請告欲歸稽山胡為召寶慶間借君  
臣大義以鞭辟善類者胡為復見之論奏火胡為屢作  
不止兵胡為諍語未寧貴要之家胡為搬動行李以為  
民望此何景也須是別作規模喚幾箇人歸來降心商

量方可龜山故事便可推廣此事望毅夫力贊廟謨之  
決某輩只因多言掇禍今又不能自禁輒與宗文及之  
句勿廣

又

某比者使人之還嘗飭一箋以答謙施計必上徹穹覽  
宣歙間大雪決旬深者丈餘淺者盈尺川陸為之路斷  
米不入市薪芻價益高師人多寒細民艱食為之邦侯  
者只得痛自剋責發倉廩粟支歲寒錢米以千計錢以

萬計甫得濟活幸至無事隨分燈夕又與之作好春矣  
詩牌云半空霽月天公眼一點華燈太守心此其志也  
設廳下又有四句鵲岸雪消金拆靜鼇峰春到綵燈繁  
時人不解邦侯意將謂癡狀作狀元此其興也燕同官  
及尚中兩詞就錄請教幸賜標月之指道夫近相聞和  
賀新郎水調歌筆力稍壯舍弟自去秋過此痼疾乍作乍  
輟比因風雪冷氣衝搏疾逾甚人豈知果真病耶毅夫  
近按吏鄉人之好事者又謂曾經商量寬哉某已四上

祠稟期於必去草此占叙悃悰願言順理三陽珍馭氣  
以輅新渥

又

某一年不孳音思心彌結以某懷毅夫想毅夫亦峯峯  
於某也客有自雙溪來者竊知尊兄觀書靜閱羣動晏  
晏守道不以榮辱欣戚嬰懷狂士豪徒亦少接納此自可  
清心省事想學問如大川之增如長日之益而莫能禦  
也某閒居寡儔以一日之力分為十八分讀聖賢書一

二分應酬朋友所干文字率以為常儘有樂處第西州  
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斯世又未有如韓魏公為石守道買田莊司馬溫公為邵  
堯夫出屋契者只得力學守貧柴立於其中而任運也  
久欲相聞以病瘖瘡數月入冬方有起色拜此草草願  
言冲輔氣機以斯文斯道自愛

又

某間者不遺枉賜書教辭豐誼渥愛踰骨肉以某之懷

毅夫知毅之亦拳拳於某也進退出處大畧相同更不欲深為毅夫道似聞論語衍究久已板行頃蒙教序引極為平正友朋有自四方來者畧舉數條却未詳其義想深居窮理必有精到曷不綴一編以開警未悟耶某考訂書傳六年于茲矣前乎望判定之聖人而不可見後乎顧習傳之學者而未有得兀兀於殘蒲朽竹間而欲窺姚姒毅周周公仲尼之蘊亦已難矣蓋書最難者又難全解缺文當考分章斷句當考今文與古文當考

小序與大序當考帝王之辭與史氏之辭當考注疏有  
直見理者有極害義者諸家解有造平易者有傷太巧  
者當考其如天文地理歲月日時又不可不細考也林  
少穎解只到洛誥而終呂伯恭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  
解只有虞書三篇周書三篇今人解書盈箱滿笥此某  
之所深懼也所以歷年滋久而藁未脫用心益勞而功  
弗就安得一簡而釋此千古之疑哉歲月易來佳朋難  
得石酒伴書相聞姑見遠意餘祈以斯文珍寔

答李微之書

某間不上起居狀比從令弟在史轉示寶帖熟窺仁道  
之言度越畦畛之外近見尤伯晦說鷓馭久留池陽方  
此西遡蘆花荻竹之浦不致落寞否蒲筍漲肥却可到  
江陵度夏也紬金匱石室之藏游紅蓮綠水之幕歸興  
亦不惡矣朝廷見行下館中令盡以寧考會要三百卷  
發付以待鴻筆纂修次第悉如大著之請也某六年朝  
列半歲五遷已為僥倖而正兼詞掖則尤僥倖之至也

平時于文字間不敢不勉而又有封駁之職比繳還許  
俊承宣使節度使檢校少保駁論梁李降官之罰太輕  
公論頗以為然不審繳章亦經書月否和仲之出毅夫  
之罷左史計必報去詹叔將漕金陵為况極相安舍弟  
在荊州必得胥會幸趣渠早來兄亦欲援更迭之制持  
一麾而去也欲言如海掛一漏萬願言輔養神明之舍  
拓開久大之業

又